

41.233

F.Y.Y

汉语提带复合谓语的探讨

旦大学语言研究室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41.233
F.Y.Y

汉语提带复合谓语的探讨

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汉语提带复合谓语的探讨

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船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 1/4 字数 18,000

1973年3月第1版 1973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,000

书号: 9171·2 定价: 0.14元

编 者 的 话

毛主席指出：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方针，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，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。”我们遵照毛主席的这一方针，出版《汉语提带复合谓语的探讨》一书。

目 录

一 提带复合谓语是四种复合谓语的一种·····	1
二 提带复合谓语的两种成分·····	3
三 提带复合谓语两种成分的相互关系·····	6
四 两种肯定和否定·····	9
五 随带成分的四种用途·····	13
六 一个词可以用于多种用途举例·····	18
七 提带复合谓语的組織变化·····	26
余言·····	34

汉语句子中有一种表现事物的发展变化的复合谓语,我们称为提带复合谓语*。这种复合谓语的组成成分比较繁复,组织功能比较丰富,组织法式也比较变化多样,用处极多,我们认为需要详加探讨。现在就将我们探讨所得的这种复合谓语的轮廓,分项写出,来同研究语文的同志们商讨。

一 提带复合谓语是四种复合谓语的一种

现代汉语句子的谓语有两类:

第一类是单纯谓语 它是由一个动词或者形容词之类组成的。例如“我写信”、“他勇敢”之类句子里的谓语就是。

第二类是复合谓语 它是由两个以上的动词或者

* 本文对于提带复合谓语的分析,也适用于不作句子谓语的提带组织。

形容词之类互相连贯地组成的。

典型的复合谓语大约可以分为四种：

（一）并列复合谓语。如“吟诗作画”，“吟”和“作”两个动词互相并列。

（二）顺递复合谓语。如“上街买布”，“上”和“买”两个动词的动作表现先后顺递的关系。

（三）接合复合谓语。如“化整为零”，“化”和“为”两个动词接合成套。

（四）提带复合谓语。如“打败敌人”，“打”和“败”两个动词互相提带，组成归结关系，表示“打”的结果或前途是敌人失败。

提带复合谓语，是四种典型的复合谓语的一种。

二 提带复合谓语的两种成分

提带复合谓语是现代汉语中极常见的一种谓语。人们只要稍为留心一下，就随处可以看见这种谓语。例如鲁迅的小说《药》开头的一段话：

秋天的后半夜，月亮下去了，太阳还没有出，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；除了夜游的东西，什么都睡着。华老栓忽然坐起身，擦着火柴，点上遍身油腻的灯盏，茶馆的两间屋子里，便弥满了青白的光。

上面用圆圈、圆点标出的，都是提带复合谓语。在这样短短的一段话里，就有八个提带复合谓语。

每一个提带复合谓语都是由两种成分组成：一种成分是提举成分，是说者所要叙述的动作或者情状，如“坐起”、“卧倒”的“坐”和“卧”之类，我们都用圆圈(○)标明；还有一种成分是随带成分，是说者所要叙述的发展变化的情况，如“坐起”、“卧倒”的“起”和“倒”之类，我们都用圆点(·)标明。

我们说一个动作或者情状，如果还要连带叙明它

的发展变化的情况，那就可以用表现动作或者情状的成分为提举成分，用表现它的发展变化的成分为随带成分，前后相连，组成提带复合谓语，如“走进”、“走出”、“坐起”、“卧倒”之类，以表现当时实际的情况。

一个提带组织通常只有一个提举成分。

一个提带组织的随带成分可以由一个成分组成，也可以由两个以上成分组成。

第一、一个提带组织的随带成分由一个动词或者形容词之类组成 例如：

① 湖里有十来枝荷花，苞子上清水滴滴，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」。(《儒林外史》第一回)

② 咱怎能好了」疮疤忘了」痛？(革命现代京剧《龙江颂》 第八场闹上风云)

③ 灯火结了」大灯花照着」空屋和坑洞，毕毕剥剥的炸了」几声之后，便渐渐的缩小」以至于无有，那是残油已经烧尽」了。(鲁迅：《白光》)

上面用方括号〔 〕标出的都是要说明的随带成分(以后凡是要说明的对象都用这种方括号标明它的起讫)。

第二、一个提带组织的随带成分由两个以上的动词或者形容词之类组成 例如：

- ①（我）便立刻告诉他明天要离开鲁镇，进城去，趁早放「宽了」他的心。（鲁迅：《祝福》）
- ② 农业社是搞到底了，就是天掉「下来」，地塌「下去」，农业社也要搞。（浩然：《艳阳天》573页）
- ③ 阿Q放下烟管，站「了起来」。（鲁迅：《阿Q正传》）

三 提带复合谓语两种成分的相互关系

我们把一个提带复合谓语分析为提举成分和随带成分这样两种成分，我们又把这两种成分的相互关系，适当地扩大，包括以前认为表现功能不同而我们认为相同的一些方面在内。我们认为依据汉语实际，提带复合谓语两种成分的相互关系，可以而且应当这样扩大，使它能够如实地显示出两种成分之间的广泛、丰富的关系。

一般说来，社会上或者自然界实际存在或者可能存在的关系，都可以成为两种成分的相互关系。例如提举成分为“打”为“说”为“红”等动作或情状，就可以有下列诸种情况：

打：打进、打出、打退、打通、打开、打完、打破、
打倒、打胜、打败、打赢、打输、打乱、打穿、
打掉、打成、打好、打坏、打断、打翻、打烂、
打伤等等。

说：说出、说开、说通、说过、说了、说光、说完、

说尽、说绝、说明、说服、说知、说破等等。

红：红过、红了、红着、红起来、红下去等等。

随带成分为“进”为“过”为“好”等等情况的就可以有下列诸种动作或情状：

进：走进、跑进、跳进、飞进、开进、落进、打进、
丢进、住进、吃进等等。

过：走过、跑过、跳过、飞过、打过、住过、吃过、
高过、瞒过、错过、红过、好过等等。

好：读好、写好、看好、听好、学好、讲好、种好、
收好、晒好、藏好、修好、搞好、补好、练好、
建设好、研究好、整理好、准备好、修理好等
等。

提举成分和随带成分的提带关系就是这样错综复杂的。有些提带组织，前面的提举成分所用的词相同，而后面的随带成分所用的词却不同；也有些提带组织，后面的随带成分所用的词相同，而前面的提举成分所用的词却不同。一个动词或者形容词如果作提举成分，它可以根据事实需要带上各种随带成分；同样，同一个随带成分，它也可以根据事实需要同各种不同的提举成分相配。语言文字必须能够这样灵活配合才能尽其用，能够反映出同一提举成分可以有不同的发展变化，而不同的提举成分也可能有相同的发展变化的实际情

况。

提举成分和随带成分互相配合的含义，需要把两个成分联系起来理解，不能孤立或分离起来理解。譬如说“跑进”、“走进”，“进”的含义是相同的，都是往里面去的意思。但是，说“打破”、“说破”，“破”的含义就不同了：“打破”的“破”是说破坏东西，“说破”的“破”是说揭露秘密。又如说“走过”的“过”是表示地位的移转，说“说过”的“过”又是表示时间的经历，说“瞒过”的“过”却又含有超越某个人物的意义。三个“过”字的含义各有不同。我们就此可以看出，提带谓语两种成分之间常有连带关系，它们的表现作用经常需要联系起来理解，不能孤立分离地理解。

毛主席最善于把提带复合谓语逐层递进地来用：

① 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“抓”，而且一定要“抓紧”。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，毫不放松，才能抓住。（《毛泽东选集》第四卷 1332 页）

② 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，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，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。（《毛泽东选集》第四卷 1313 页）

例①中“抓”的随带成分有“紧”和“住”，例②中“起来”的提举成分有“恢复”、“发展”、“巩固”，都是用许多分量不同的词逐层递进来运用的，层层深入，启人深思。

四 两种肯定和否定

提带复合谓语一般可以用两种肯定和否定的法式。第一种是整个提带组织的肯定或者否定。如说“出去”、“不出去”，表示动作或者情状及其发展变化情况的出现或不出现。第二种是随带成分的肯定或者否定。如说“出得去”、“出不去”，加“得”或“不”在随带成分之前，表示发展变化情况的可能或不可能实现。

现在分别来谈谈这两种肯定和否定：

第一、整个提带组织的肯定或否定

这种法式在肯定时，通常就用提带复合谓语的原来的组织，不再附加任何肯定的词语。例如：

① 他关好大门，摸进自己的屋子里。（鲁迅：《阿Q正传》）

② 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，慢慢走来……（鲁迅：《狂人日记》）

③ 听说《新月》月刊团体里的人们在说，现在销路好起来了。（鲁迅：《“硬译”与“文学的阶级性”》）

上面例句中的提带复合谓语的组织，都是表示整

个肯定的，表示动作或者情状及其发展变化情况的出现。

这种法式在否定时，通常加“不”字在提举成分之前。例如：

- ① 自古无场外的举人，如「不」进去考他一考，如何甘心？（《儒林外史》第三回）
- ② 今天你「不」说清楚，咱们没完！（浩然：《艳阳天》381页）
- ③ 萧长春说：“这就不对了。我「不」回来，也完全可以定，社章上明文规定着嘛！”（浩然：《艳阳天》106页）

上面例句中的“不”，都是表示整个否定的，表示动作或者情状及其发展变化情况的不出现。

第二、随带成分的肯定或否定

随带成分的肯定法式是，加“得”在随带成分之前，表示发展变化情况的可能实现。例如：

- ① （众人）一齐协力掘那石龟，半日方才掘「得」起。（《水浒》第一回）
- ② 刘祥在一旁笑笑说：“这个傻家伙，刚来那几天还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总是惦着家，惦着孩子。这两天习惯了，吃「得」饱，睡「得」着，老婆孩子全都扔到脖子后边去了。”（浩然：

《金光大道》161页)

- ③ 他算是庄稼地里的科班出身。他的活路全，
什么都拿「得」起，放「得」下。(浩然：《艳阳天》

143页)

这些“得”字，都是肯定随带成分的可能性。如“掘得起”就是能掘起的意思，“睡得着”就是能睡着的意思，“拿得起”就是能拿起的意思，等等。

随带成分的否定法式是，加“不”在随带成分之前，表示发展变化情况的不可能实现。例如：

- ① 这些名目，未庄人都说「不」明白……(鲁迅：
《阿Q正传》)

- ② 好人总归是好人，骂也骂「不」倒的！(浩然：
《艳阳天》275页)

- ③ 我们有党，有农业社，有八百多双手，什么困难也挡「不」住我们。(浩然：《艳阳天》17页)

这些例句中的“不”，都是表示随带成分不可能实现。如“说不明白”就是不能说明白的意思，“骂不倒”就是不能骂倒的意思，“挡不住”就是不能挡住的意思。

如果随带成分是两个以上的，表示肯定或否定的“得”或者“不”一般放在提举成分和第一个随带成分之间。例如：

- ① 今晚大坝就要合龙了，谁歇「得」下来！(革命

现代京剧《龙江颂》 第三场会战龙江)

- ② 荀玫不懂这句话,答应「不」出来。(《儒林外史》第七回)

- ③ 萧长春说:“我怎么言语,进门您就突突突,一阵子机关枪,打得我头也抬「不」起来了。”

(浩然:《艳阳天》53页)

加“得”、“不”在随带成分之前表示肯定否定的法式,现在用得很多。例如:

- ④ 事实证明,美国的炸弹丝毫动摇「不」了越南人民的钢铁意志,阻挡「不」了越南人民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前进。美国政府企图用加强轰炸的手段迫使越南人民接受它的无理条件,是绝对办「不」到的。(《轰炸吓不倒越南人民》,1972年10月13日《人民日报》)

这里三个提带组织,都是把“不”加在随带成分之前来表示否定的。

有些随带成分的有些用法,因为没有需要和可能,所以不用加“得”加“不”的法式。